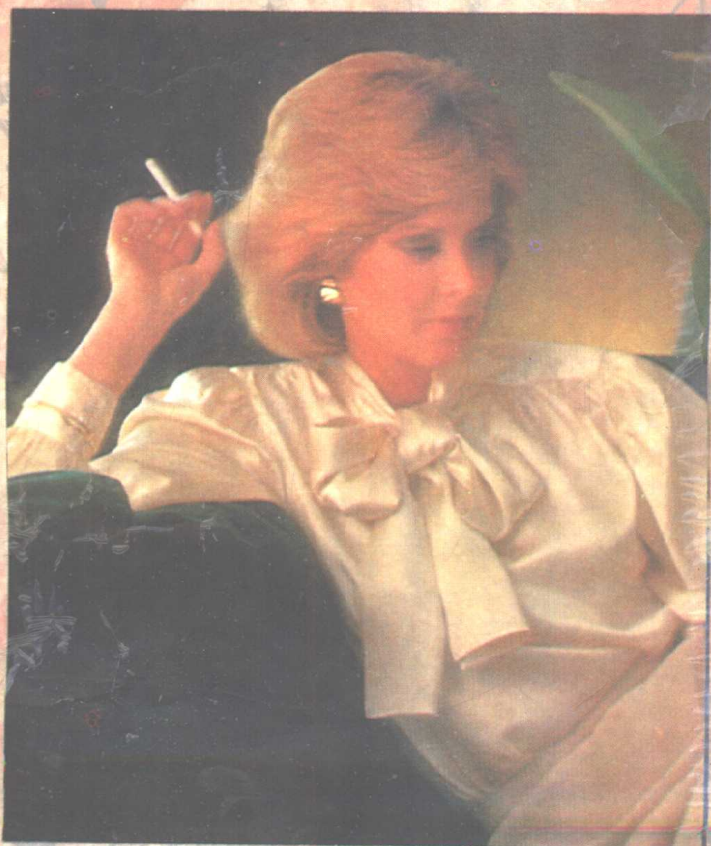


浪漫經典系列

穿越時空之約

尤金尼亞·萊莉◎原著

李希薇◎譯



文藝出版社

A Tryst in Time
by Eugenia Riley

浪漫經典系列

穿越時空之約

尤金尼亞·萊莉 原著

李希薇 譯

花山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莊

(冀) 新登字 003 號

浪漫经典系列

穿越时空之约

A Tryst in Time

原 著：尤金尼亚·莱莉

Engenia Riley

译 者：李希薇

责任编辑：张根树

美术编辑：李文章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地 址：石家庄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

版权代理：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15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80 元

ISBN7—80505—985—3/I·875

序 幕

一九六七年九月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这个奇特的讯息连续三夜出现在金沙莉的睡梦中：爱丽……三份礼物……答案是爱丽……这几个字不停地在她的脑子里重复，像个预言，像首挽歌。三份礼物……爱丽……答案是爱丽。一个声音在呼唤她，要她跟随。她不知道声音来自何处。那里有烟雾，有深沉的宁静。

讯息仍然传来。答案是爱丽……

莎莉在早晨的清凉和鸟鸣声中醒来。她微笑，伸展筋骨，然后痛苦冲刷过她，就像四个月来的每个早晨。

柏安死了。他的光芒永远从她的生命消失。只有在似醒未醒的短暂时刻，她才不感觉到伤痛。只有在这些片刻的时

光中，她的心是完整、平静的；然后伴随知觉而来的痛苦重新将她击得粉碎。

莎莉下床，穿上丝袍和毛绒绒的拖鞋。现在她起码感觉到痛苦了；她的心理医生说，在她崩溃之后，这是好现象。他说她已经在复原中。

莎莉穿过走廊走向厨房，经过她自己的油画作品——柔美的印象派色彩，大部分是亚特兰大周围的风景和具有历史性的古宅。莎莉的作品销路非常好，这是奇特的，因为好的浪漫风格在抽象的表现派盛行的年代显得落伍。

然而她的创作力已经跟随柏安的死亡干涸了。从她获悉他的死亡消息那天起，她没有再碰过画笔。

连续三夜到她的梦里的神秘讯息究竟是什么意思？爱丽……三份礼物……答案是爱丽……身为艺术家，莎莉特别重视象征性的意义。三份礼物代表什么？光明、黑暗和阴影？太阳、月亮和地球？或是宗教上的三位一体？

她悲伤地微笑。这个奇特的梦无疑的是赫医生研究她的心理的重要资料。

她怀疑这个梦可能是柏安传递给她的讯息。莎莉叹息。至少这个梦比纠缠她许久的梦魇较能令人忍受——她总是听见柏安尖叫求救。每一次恐怖的影像都是那么真实。每一次，莎莉都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能力去救他。最后她醒来，浑身是汗，呼吸急促，心痛如刀割。就是这些噩梦导致她崩溃。

莎莉将咖啡粉和水放进咖啡壶，打开电源。答案。这个梦提到答案，而金莎莉此刻急需答案。她生活在一个她自觉格格不入的世界——二十世纪，科技文明，战争，骚动不

安的年代。她讨厌二十世纪后期的艺术，文字，和音乐；她的画，她的喜好全偏向较浪漫的年代。柏安死后，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更形强烈。

她随手打开黑白电视机。几秒钟后，晨间新闻出现在越南奄奄一息的士兵被抬上直升机的画面。

晕眩的莎莉关掉电视，抓住餐台支撑自己。哦，柏安。你这个小傻瓜。我是这么爱你。你为什么如此对我？你为什么不听话？现在你走了，这个世界永远失去你的才情。

莎莉倒杯咖啡，颤抖地端起杯子长饮一口。让自己感觉，赫医生力劝她。治疗忧伤没有捷径。莎莉知道她用崩溃麻痹自己，她已经完全退出生活。现在她必须学习重新感觉痛苦，就像感觉口中咖啡的苦涩。至少痛苦证明她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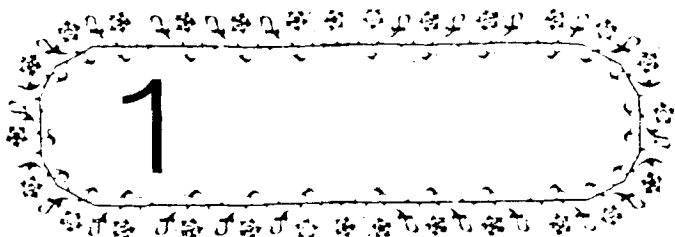
只是这份伤痛太深了。她挚爱的弟弟柏安，具有世界级水准潜力的小提琴家，毫无意义地死于越南的稻田，只因为他鲁莽地和一些朋友去骑单车环游欧洲，没有做他应该做的去上大学。他被征召入伍时才十八岁。

门铃声将莎莉拉出痛苦的思绪。她伸手刷过及肩的金发，走向前门。她打开门，看见老邮差站在走廊上；清凉的微风带着茉莉花香吹拂着她。

“早安，马先生。”她说。

“早安，莎莉。”他微笑地拿出一封信。“挂号信。”

莎莉伸手拿信，不知道她的生活即将永远改变。



一九六七年九月，路易期安那州 纽奥良

在两个半星期后一个温和的午后，金莎莉开着敞篷车行驶在纽奥良的圣查尔斯街上，沿途经过宏伟的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种植在这条著名古老街道两旁的优雅橡树。她爱海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她穿着无袖上衣，卷裙，凉鞋；她的长发自由地飘扬。收音机播放着“将命运抛向风中”。

莎莉在大学时代的老室友家住了一天半，现在正开车前往三十英里外的小镇——美洛。行李箱中有足够她长期停留路易斯安那的衣物，她甚至乐观地携带了画具。

这两个星期来，她的生活彻底地改变。邮差先生送来的挂号信发自美洛镇一位律师包杰夫。律师通知莎莉，她继承了一名远房亲戚的全部财产，而莎莉甚至没有见过这个亲戚。

这件事不仅令莎莉吃惊，连她在亚特兰大的家人也无法理解。莎莉打电话给律师，他告知她这笔遗产相当庞大，她必须到路易斯安那来处理。

这正好符合莎莉的心意。她正想改变生活。事实上，就在她收到律师信函的当天晚上，她和订婚三年的未婚夫分手了。

她和比尔是青梅竹马，她早就知道他不要孩子，可是一直到那天晚上她才明白他的心意是多么坚决。当时他们坐在莎莉的公寓里，喝咖啡听“披头四”，比尔突然宣布他最近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因为他“不想带孩子来这个混乱的世界”。比尔做如此重大的决定甚至没有和她商量。莎莉感到震惊而难过。她怀疑比尔断绝自己的生育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他太自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好父亲。

他们为这件事大吵一架。对比尔来说，这整件事“没什么大不了”；他甚至得意洋洋地指出现在他们不需要担心避孕问题。莎莉痛骂他一顿，最后赶他出门。

隔天，她和心理医生讨论她和比尔分手以及决定去路易斯安那的事。赫医生严重关切莎莉如此剧烈地改变生活。她记得他皱眉看着她。

“莎莉，我警告过你出院的头几个月生活上不要做重大的改变，不是吗？现在你和比尔分手了，而你说你想逃到路易斯安那某个偏僻的小镇去？”

“我说我必须去处理我继承的产业，”莎莉辩白。“至于比尔，你能怪我觉得被背叛吗？老天，昨晚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输精管切除术。”

赫医生叹息。“我了解你的震惊和伤心，可是比尔多年来

一直是你的生活的重要部分。你不觉得此刻和他完全断绝关系有点太激烈了？”

“他对我做的事就不激烈吗？”莎莉忿怒地问。

“他的行为是过分。可是如果比尔无心成为一个父亲，你会要他生孩子吗？”

“不会，”她承认。“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我要孩子。”她摇摇头。“有时候我觉得比尔和我订婚，是因为我们的家人一直要这桩婚姻。事实上，他无法忍受我的敏感，他认为我修读艺术毁了自己的前途。他喜欢我的家庭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不赞同我的自由态度，我的音乐品味，或者我的衣着。”

赫医生咯咯地笑。“你确定你拒绝比尔不仅仅因为他是个保守的律师？”

“我们之间差异很大，”莎莉说。“甚至我们的性生活都不算和谐。”

赫医生倾身向前，十指交叉靠在桌上。“莎莉，我只希望你已经考虑清楚。很多人和所爱的人分手后——”

“我不会想不开，”莎莉打断他。然后，她做梦似地又说：“我在寻找某个东西。”

他好奇地问：“什么东西？”

她还不想说出那个似乎含意深远奥妙的梦，于是耸耸肩。“我不知道。某个东西。”

“你认为你会在路易斯安那找到你要寻找的东西？”

“我希望找到简单的，具有疗效的东西。”她注视医生，真挚地继续说：“赫医生，我想换个环境重新生活。也许我甚至能够重拾画笔。这里有太多回忆。柏安的坟墓在这里。甚至

在我的公寓，每次我看见电话，想起接到那通……”

赫医生点点头。“莎莉，我明白你的意思。也许换个环境对你有帮助。只要你知道你无法逃避问题。”

“相信我，我知道。”她悲伤地说。

“那么，好吧。我支持你——在两个条件下。第一，你必须和我以及你的父母保持联系，每个月至少打一、两通电话给我们。”

“好。第二呢？”

“我要你在离开亚特兰大之前，参加超觉静坐训练课程。”

莎莉转转眼珠。几个星期来，赫医生一直试图让她对“超觉静坐”发生兴趣。“你永远不会放弃，是不是？”

“莎莉，课程只需几天。超觉静坐可以帮助你超越障碍。”

莎莉叹息。“好吧，你说服我了。如果它对‘披头四’有帮助，应该对我也有帮助吧。”

赫医生扬眉。“记住，我赞成超觉静坐——但是反对有些人把它和迷幻药连在一起。还有，莎莉……”

“什么事？”

赫医生微笑。“我认为你目前的情况相当好，不过如果未来几周或几个月，你发现自己更痛苦，不要惊讶。那是自然的。试着不要抗拒它。”

莎莉点点头。“我知道。我必须熬过痛苦的折磨，是不是？”

接下来几天，莎莉一方面准备远行，一方面参加“超觉静坐”训练。她发现训练课程有趣而且具启发性。

莎莉的父母反对她离开乔治亚州的计划，尤其在得知她和比尔分手的消息之后。但是当莎莉告诉他们赫医生支持她，他们终于勉强同意。

比尔从她的母亲那儿获悉她要去路易斯安那的计划。他似乎确信她和他分手只是一时气愤，力劝她留下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莎莉想着不禁叹息。

在纽奥良郊外，莎莉把车开进冷清的加油站。一只狗在门前打瞌睡，穿着工作裤的金发小伙子走出来迎接她。“你好，小姐。加满？”

莎莉微笑。他看起来二十出头，有双湛蓝的眼眸，非常吸引人。“是的，谢谢你。最好也检查一下轮胎和引擎。”

“是的，小姐。”他为她清洗挡风玻璃。“乔治亚州来的车。你离家很远呢，小姐。”

“是啊。”

“只是路过吗？”

“是的。我要去美洛镇。”

年轻人咧嘴笑。“我希望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会在纽奥良多逗留几天呢。”

莎莉微笑。她瞥向他黝黑的手臂和肩膀上的汗水，看着他鼓起的肌肉。她惊讶地发现他搅动了她自以为早已干枯的感觉。

他为她擦拭后照镜，她瞥见自己的脸——一张迷人的蛋形脸上有双蓝澄澄的眼眸，直挺的鼻子，丰润的嘴唇。莎莉今年二十五岁，不过年轻的装束和长长的直发使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她注意到自己的眼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明亮。她的心开始复活。当然，柏安的死带给她的痛苦还在——也许它会永远都在——不过她已经开始感觉到自由。

年轻人掀开引擎盖检查。“一切良好，”他说，吹声口哨。
“嘿，小姐，这部车挺棒的呢。”

“谢谢。”她回答。

他检查完轮胎后，莎莉付费。“路上小心，”他说。“你很勇敢，独自出远门——到处都骚动不安呢。”

“我知道，不过现在似乎平静多了。”

他皱眉，把钱塞进口袋。“我从越南回来时看见这个国家的乱象，简直吓呆了，到处都是反战示威游行。”

莎莉立刻产生好奇。“你去过越南？”

“是的，小姐。陆军第一分队，刚在五月回来。”

“我的弟弟是第二十五步兵队。他在五月死于战场。”莎莉僵硬地说。

他摇摇头，同情地看着她。“嘿，小姐，我很难过。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些回来的人也不好受。我回来时，连我自己的家人都排斥我。他妈的，我也不想去越南，我是被征召入伍的。可是有些人——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我了解你的意思，”莎莉低语。“保重、好吗？”

“我会的，小姐。你也一样。”

莎莉驶出加油站，瞥向后视镜里的年轻人。他目送她离去。这个年轻人刺激了她的感觉，他证明了她还活着。

她从未告诉任何陌生人关于柏安的死，而刚才她却轻易地说出口。

几个月来，她的心情首次有种明朗的感觉。

莎莉缓缓地行驶，欣赏沿途壮观的建筑。有些巨宅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有些则倾颓成废墟；然而甚至倾颓的古宅也散发着魔力。莎莉希望柏安能够在这里和她一起欣赏这些

美丽的古老建筑。

莎莉瞥见被丝柏和山茱萸围绕的沼泽，瞥见几乎被水草吞没的咸水湖。白色的大水鸟浮游而过，加上悬浮在湖水上的轻雾，构成一幅完美的亚热带风景画。

莎莉抵达美洛镇时，已经四点多。她发现这个寂静的小镇和她经过的许多南方小镇一样，以美国初期郡政府所在的广场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几个戴草帽的老人懒洋洋地坐在长椅上，看报嚼烟草，消磨下午。购物者悠闲地进出商店，一家药局外有个黑人忙碌地擦鞋。电影院的看板贴着“奇妙的旅程”的海报。

她很快地找到包杰夫的律师事务所；它就在广场旁。她记得他在电话中友善的声音，以及南方人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说话态度。“你一到美洛镇就来找我。”他说。

莎莉停车。她走向旧式的店面，抚平衣裙的绉纹。当她走进去，响起叮当的铃声。

一个纤细的中年女人正在打字。她抬头看莎莉，调整金边眼镜。“需要我效劳吗，小姐？”

“我是金沙莉。”她微笑地回答。“包先生通知我来处理狄家的财产。”

女人微笑。“哦，是的，金小姐，我们一直在等你。请坐，我去通知包先生。”

莎莉坐下来。女秘书用对讲机通知律师，莎莉拿起过期的时代杂志，杂志封面醒目的标题写着“上帝已死？”她皱眉，丢下杂志。

“你可以进去了，小姐。”秘书说。

莎莉走进里面的办公室。一个老绅士站起来迎接她。“金

小姐，幸会。”他说。

包杰夫是典型的南方绅士，他穿着蓝白条纹的西装，满头白发，神情亲切，目光机灵。莎莉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包先生。”

“请坐，亲爱的，”他说。“我很高兴你能这么快赶来。”他们两个都坐下。“这一路上没有任何问题吧？”

莎莉摇摇头。“这趟旅程相当愉快。”

“喝点什么吗？”

“如果你有可乐。”

包先生通知秘书送两杯可口可乐进来，他们继续闲聊关于莎莉的旅程直到秘书进来。

莎莉长饮一口冰凉的可乐，然后对包先生微笑。“告诉我关于艾芮表亲的财产。”

“亲爱的，情况如我在电话中所说的。除了一笔留给女仆的养老金之外，你得到全部的遗产——艾芮小姐帐户里所有的钱，加上两栋房子和将近三千英亩的肥沃土地。大部分的土地都出租给佃农，收入相当可观。基本上，你必须决定你要怎么做——留下来亲自管理蔗田，雇请管理者，或是出售。”

“我明白了，”莎莉低语。“你知道艾芮小姐为什么把一切留给我吗？我的母亲也无法了解。”

“你的母亲告诉你什么？”

“她说狄小姐是她的第二代表亲，艾芮和我们很少联络。不过几年前，我和朋友去维尔京群岛度假时，艾芮经过亚特兰大在我们家小住几天。她似乎非常欣赏我的画。当我打电话回家，我的母亲提到艾芮非常喜欢其中一幅。我坚持要妈妈把画送给她。”

包杰夫弹一下指头。“原来你就是那个画家！我在艾芮的房子里见过那幅画，她对你的评价相当高。”

莎莉微笑。“我很高兴。可是，艾芮应该不会因为我送她一幅画，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

律师做个慷慨的手势。“我怀疑艾芮小姐把一切留给你是因为她在附近没有任何亲属。不过，艾芮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虽然她非常虔诚，在此地的卫理公会派教会非常活跃。也许她在妇女会的朋友能够告诉你一些关于她的事。”

莎莉皱眉。“管理这些产业需要做多少事？”

“主要的工作是记帐。艾芮雇用了一名兼职的记帐员魏曼迪，非常诚实可靠。艾芮死后，我继续雇用她。我是遗产的执行者，你知道的。还有，当然，我一向为艾芮处理所有的法律事务。”

“我希望你继续处理一切，”莎莉很快地说。“我也需要魏小姐。”

他露齿而笑。“很好。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你要我的忠告——”

“当然。”

包杰夫向后靠。“有一家钻油公司多年来一直想在艾芮小姐的土地上钻油井。租赁权费用相当高。很久以前我就建议艾芮让他们钻油井，可是她一直拒绝。”

莎莉微笑。“我恐怕也会拒绝。我还没有见过艾芮的土地，不过我在来此的途中看到一些美得令人屏息的景色。油井会破坏美景。”

他叹息，失望地微笑。“一切由你作主，金小姐。看来你

和艾芮十分相似。”

莎莉微笑。“也许吧。”

“遗嘱查验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我想留在蔗园。”

他扬眉。“这样很好。我知道艾芮会希望你把蔗园当做自己的家。可是我很惊讶，像你这么年轻的人会想独自待在那里。我们可以为你在城里安排住宿。”

莎莉摇头。“我喜欢独处。为了画画。”

“当然。”

“你刚才说有两栋房子？”莎莉说。“我想我可以在其中一幢住下来。”

“当然。艾芮住在新房子。那是她九年前盖的，去年夏天才加装中央空调。那幢房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留下女仆。”

“太好了。另外一幢呢？”

他咧嘴笑。“另外一幢是靠近密西西比河的古宅。你的画让我想起它呢。”

莎莉立刻着迷。“那栋古宅是什么样子？”

“它在这里有如神话。建于一八六〇年，就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杉木建筑而成的歌德式古宅，我相信它会永远屹立不摇。”

“没有人住在那里？”

“哦，没有，小姐。已经好多年没有人住了，听说那栋房子闹鬼呢。”

莎莉兴奋而好奇。“啊，一栋属于我的闹鬼的古宅。我等不及了！”

2

半个小时后，莎莉离开律师事务所。将近六点了，商店正准备打烊。她的皮包里有包先生交给她的钥匙；他还写下开车前往蔗园的路线方向。

在出城途中，莎莉在一家餐馆停留，吃了焖螯虾和龟肉汤。法裔老板夫妇非常友善。

当她驶经小镇郊外，注意到一栋房舍——一栋维多利亚式平房，舒适的阳台上摆着摇椅。院子里的牌子写着：“杜太太。解答者兼顾问。”莎莉不禁微笑。

她开上大河路，夕阳渲染密西西比河使河面泛耀金光。这里有河流的泥土味，河水拍打防波堤澎湃的力量，和偶尔漂浮而过的驳船声。她经过庄严的古老园邸——有些是西印度群岛风格的建筑，其他则为古典的设计。这块土地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隔绝于时间、空间，和文明之外。她听见